

于安瀾書畫學四種

# 畫論叢刊

二

于安瀾 編著  
張自然 校訂

 河南大學出版社  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于安瀾書畫學四種

# 畫論叢刊

二

于安瀾  
張自然

編著  
校訂



河南大學出版社  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南田畫跋

雨窗漫筆

麓臺題畫稿

繪事發微

東莊論畫

石村畫訣

浦山論畫

畫學心法問答

讀畫紀聞

學畫雜論

芥舟學畫編

溪山卧游錄

山南論畫

南田畫跋

武進惲正叔南田著

是編依翠琅玕館本與別下齋校刻甌香館集本互校。因翠琅玕館本分爲「畫箴」、「畫鑒」、「畫品」三卷，與甌香館本前後次第出入甚劇，且有互異之處。此從翠琅玕館本排印，略去標題，並刪其重複處，匯作一卷。

# 南田畫跋

武進惲正叔南田著

畫有用苔者，有無苔者。苔爲草痕石迹，或亦非石非草，却似有此一片，便應有這一點。譬之人有眼，通體皆虛，究竟通體皆虛，不獨在眼，然而離眼不可也。

文徵仲述古云：「看吳仲圭畫，當於密處求疎。看倪雲林畫，當於疎處求密。」家香山翁每愛此語，嘗謂「此古人眼光鑠破四天下處」。余則更進而反之曰：「須疎處用疎，密處加密。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，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。」

筆筆有天際真人想，一絲塵垢，便無下筆處。古人筆法淵源，其最不同處，最多相合。李北海云：「似我者病。」正以不同處同，不似求似。同與似

者，皆病也。

香山翁曰：「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，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，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。有處恰是無，無處恰有，所以爲逸。」

氣韻自然，虛實相生，此董、巨神髓也。知其解者，旦暮遇之。

皴染不到處，雖古人至此束手矣。

雲林樹法，分明如指上螺，四面俱有。苔法皴法，多於人所不見處着意。今人用心，在有筆墨處。古人用心，在無筆墨處。倘能於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，庶幾擬議神明，進乎技已！

春山如笑，夏山如怒，秋山如妝，冬山如睡。四山之意，山不能言，人能言之。秋令人悲，又能令人思。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，而後能爲之。不然，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。

三日不搦管，則鄙吝復萌，正庾開府所謂「昏昏索索時」矣。

逸品其意難言之矣。殆如盧敖之游太清，列子之御冷風也。其景則三閭大夫之江潭也，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槍，公孫大娘之劍器，人見其梨花龍翔，而不見其人與槍劍也。

畫以簡貴爲尚。簡之人微，則洗盡塵滓，獨存孤迥，煙鬟翠黛，斂容而退矣。

高逸一種，不必以筆墨繁簡論。如於越之六千君子，田橫之五百人，東漢之顧廚俊及，豈厭其多？如披裘公人不知其姓名，夷、叔獨行西山，維摩詰臥毘耶惟設一榻，豈厭其少？雙鳧乘雁之集河濱，不可以筆墨繁簡論也。然其命意大諦，如應曜隱淮上，與四皓同徵而不出，摯峻在汧山，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，魏邵入牛牢，立志不與光武交，正所謂沒踪跡處，潛身於此，想其高逸，庶幾得之。

宋法刻畫，而元變化。然變化本由於刻畫，妙在相參而無礙。習之者視

爲歧而二之。此世人迷境，如程、李用兵，寬嚴易路，然李將軍何難於刁斗，程不識不妨於野戰，顧神明變化何如耳。

方圓畫不俱成，左右視不并見。此論衡之說。獨山水不然。畫方不可離圓，視左不可離右。此造化之妙，文人筆端，不妨左無不宜，右無不有。

易林云：「幽思約帶。」古詩云：「衣帶日以緩。」易林云：「解我胸春。」古詩云：「憂心如擣。」用句用字，俱相當而成妙。用筆變化，亦宜師之。不可不思之。

筆墨本無情，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。作畫在攝情，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。

古人論詩曰「詩罷有餘地」，謂言簡而意無窮也，如上官昭容稱沈詩「不愁明月盡，還有夜珠來」是也。畫之簡者類是。東坡云：「此竹數寸耳，有尋丈之勢。」畫之簡者，不獨有其勢，而實有其理。

「清如水碧，潔如霜露。輕賤世俗，獨立高步。」此仲長子昌言也。余謂畫亦當時作此想。

當謂天下爲人，不可使人疑。惟畫理當使人疑，又當使人疑而得之。

羣必求同，同羣必相叫，相叫必於荒天古木。此畫中所謂意也。

寂寞無可奈何之境，最宜人想，亟宜着筆，所謂天際真人，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。

十日一水，五日一石。造化之理，至靜至深。即此靜深，豈潦草點墨可竟？

宋人謂：「能到古人不用心處。」又曰：「寫意畫兩語最微，而又最能誤人。」不知如何用心，方到古人不用心處；不知如何用意，乃爲寫意。

幽情秀骨，思在天外，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。山林畏佳，大木百圍可圖也。萬竅怒號，激謫叱吸，叫謗突咬，調調刁刁，則不可圖也。於不可圖而圖

之，惟隱几而聞天籟。

山從筆轉，水向墨流。得其一嚮，直欲垂涎十日。

妙在平澹，而奇不能過也。妙在淺近，而遠不能過也。妙在一水一石，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。妙在一筆，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。

魏雲如鼠，越雲如龍，荆雲如犬，秦雲如美人，宋雲如車，魯雲如馬。畫雲者雖不必似之，然當師其意。

作畫須優人古人法度中，縱橫恣肆，方能脫落時徑，洗發新趣也。

余嘗有詩題魯得之竹云：「倪迂畫竹不似竹，魯生下筆能破俗。」言畫竹當有逸氣也。

董宗伯云：「畫石之法，曰瘦透漏。看石亦然。」即以玩石法畫石乃得之。

石谷子云：「畫石欲靈活，忌板刻。用筆飛舞不滯，則靈活矣。」

筆墨可知也，天機不可知也。規矩可得也，氣韻不可得也。以可知可得者，求夫不可知與不可得者，豈易爲力哉？昔人去我遠矣，謀吾可知，而得者則已矣。

李成、范華原始作寒林，東坡所謂「根莖牙角，幻化無窮，未始相襲。而乃當其處，合於天造，宜於人事」者也。無墨池研臼之功，便欲追蹤上古，其不爲郢匠所笑，而貽賤工血指之譏者，鮮矣！

古人用筆，極塞實處，愈見虛靈。今人布置一角，已見繁縟，虛處實則通體皆靈，愈多而愈不厭。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。

川瀨氤氳之氣，林風蒼翠之色，正須澄懷觀道，靜以求之。若徒索於毫末間者，離矣。

凡觀名跡，先論神氣，以神氣辨時代，審源流，考先匠，始能畫一而無失。南宋首出惟推北苑，北苑嫡派獨推巨然。北苑骨法，至巨公而該備，故董、巨

并稱焉。巨公又小變師法，行筆取勢，漸入闊遠，以闊遠通其沉厚，故巨公不爲師法所掩，而定後世之宗。巨公至今數百年，遺墨流傳人間者少，單行尺幅，價重連城，何況長卷？尋常樹石布置，已不易覲，何況萬里長江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。自汶峨濫觴，以至金焦，流宗東會，所謂網絡羣流，呼吸萬里，非足蹟所歷，目領神會如巨公者，豈易爲力哉？宋代擅名江景，有燕文貴、江參。然燕喜點綴，失之細碎；江法雄秀，失之刻畫。以視巨公，燕則格卑，江爲體弱，論其神氣，尚隔一塵。夫寫江流一派水耳，縱廣盈尺間，水勢澎湃所激蕩者，宜無餘地。其間爲層峯疊嶺，吞雲摩霧，涉目多景，變幻不窮，斯爲驚絕。至於城郭樓臺，水村漁舍，關梁估船，約略畢具，猶有五代名賢之風，蓋研深於北苑而加密矣。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三：一爲瀟湘圖，一爲夏口待渡，一爲夏山卷，皆丈餘，景塞實無空虛之趣。若此長卷，觀其布置，足稱智過於師，謂非天下之奇跡耶？此卷昔爲衣白鄒先生所

藏，今歸楊氏。江上御史，王山人石谷輩，商確時代源流，因爲辨識考定如此。偶一披玩，忽如寄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。樹色離披，澗路盤折，景不盈尺，游目無窮。自非凝神獨照，上接古人，得筆先之機，研象外之趣者，未易臻此。

不落畦徑，謂之士氣。不入時趨，謂之逸格。其創制風流，昉于二米，盛於元季，泛濫明初。稱其筆墨，則以逸宕爲上；咀其風味，則以幽澹爲工。雖離方遯圓，而極妍盡態。故蕩以孤弦，和以太羹，憩於閨風之上，泳於沆寥之野，斯可想其神趣也。

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，然後化機在手，元氣狼藉，不爲先匠所拘，而游於法度之外矣。

出入風雨，卷舒蒼翠，模崖範壑，曲折中機。惟有成風之技，乃致冥通之奇，可以悅澤神風，陶鑄性器。

今人畫雪，必以墨漬其外，粉刷其內，惟見縑素間着粉墨耳，豈復有雪哉？

偶論畫雪，須得寒凝凌競之意。長林深峭，澗道人烟，攝入渾茫，游於沕穆。其象凜冽，其光黯慘，披拂層曲，循境涉趣，岩氣浮於几席，勁飆發於豪末。得其神迹，以式造化，斯可喻於雪矣。

高簡非淺也，鬱密非深也。以簡爲淺，則迂老必見笑於王蒙。以密爲深，則仲圭遂闕清疎一格。

意貴乎遠，不靜不遠也。境貴乎深，不曲不深也。一勺水亦有曲處，一片石亦有深處。絕俗故遠，天游故靜。古人云：「咫尺之內，便覺萬里爲遙。」其意安在？無公天機幽妙，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，便足駕黃、王而上矣。

作畫至於無筆墨痕者化矣，而觀者往往勿能知也。王嬙麗姬，人所美

也，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，又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

語云：「射較一鏃，奕角一着。」騰人處正不在多。

昔人云：「牡丹須着以翠樓金屋，玉砌雕廊，白鼻獶兒，紫絲步障，丹青團扇，紺綠鼎彝，詞客書素練而飛觴，美人拭紅綃而度曲。不然，措大之窮賞耳。」余謂不然。西子未入吳，夜來不進魏，邢夫人衣故衣，飛燕近射鳥者，當不以窮約減其丰姿。粗服亂頭，愈見妍雅；羅紈不御，何傷國色？若非必踏蓮華，營金屋，刻玉人，此綺豔之餘波，淫靡之積習，非所擬議於藐姑之仙子，宋玉之東家也。

貫道師巨然，筆力雄厚，但過于刻畫，未免傷韻。余欲以秀潤之筆，化其縱橫，然正未易言也。

黃鶴山樵秋山蕭寺本，生平所見，此爲第一。畫紅樹最秾麗，而古澹之色黯然在紙墨外。真無言之師，因用其法。

高逸一種，蓋欲脫盡縱橫習氣，澹然天真，所謂無意爲文乃佳，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。若用意模倣，去之愈遠。倪高士云：「作畫不過寫胸中逸氣耳。」此語最微，然可與知者道也。

梅花庵主與一峯老人同學董、巨，然吳尚沉鬱，黃貴瀟散，兩家神趣不同，而各盡其妙。

余畫樹喜作喬柯古幹，愛其昂霄之姿，含霜激風，挺立不懼，可以況君子。惟營邱能得此意，當以瓣香奉之。

寒林昔推營邱、華原，得古勁蒼寒之致。曾見營邱雪山，畫樹多作俯枝，勢則劍拔弩張，筆則印泥畫沙。此圖師其意，而少變其法，似于古人略有合處。與知者鑒之。

北苑畫正峯，能使山氣欲動，青天中風雨變化，氣韻藏於筆墨，筆墨都成氣韻，不使識者笑爲奴書。